

草草

陈海龙

草草是无意之中闯入我视线的。

如果她不说，你还真不知道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。当几十个被她和她的网友们一起资助的学生都喊她“草草妈”的时候，你会和我一样感到震惊！她说，等我养满一百个小孩的时候，我就想出一本诗集，书名都已经想好了，就叫《草草》。

她喜欢“草草”这个称呼，让我想到“卑贱者最高贵”这句名言，恰如其分。只要有时间，她就会静静地坐在任何一个角落，如饥似渴地读书。我不知道她读懂没有，但她这样的生活状态，总会让我心生崇敬，冥冥之中似乎有神的力量在推动着她一样。

在小县城里给人打扫卫生、干家政，这个卑微的职业，有时会让人抬不起头来。草草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。大约是她结识了一伙文学爱好者的原因吧，浪漫的情调让她对平凡的生活充满自信，整天乐呵呵的，依然童心不改。

爱写诗歌的草草，有一张圆圆的脸，像十五的月亮。她看着自己的盘子脸自嘲自讽，咋个肉都长在这里了嘛。也好得有这张脸，才配得上她那能够下田栽秧打谷的身材。“草挤压着花朵，我不知道，谁，才是谁的陪衬。你是一盆，有脾气的绿植……只等秋来，你才一片惊艳，芙蓉做了你的背景，满院花团簇拥”（草草《家中盆景》）。这是她写的诗歌，这些文字都是她对着这些花花，边喝茶边写的，她笑了。

草草记得自己10岁的时候，母亲常常给村里一位孤寡老人送吃的，每次送的饭，都比自己家里吃的好。农村人的淳朴、母亲的善行，在她幼小的心里扎下了根。

在农村老家，草草有一幢三层的小楼房，荷塘、果园应有尽有，让城里人看着眼红。她说打算弄成个小花园。种点小菜、养小孩，等以后孩子们工作回来，有家的温暖，我就在这里养老，过平常人的日子，这难道就是她的“远大目标”吗？

除了写作，草草还喜欢摄影。有风景的时候，拍风景。没有风景的时候，我自己就是风景，她说的话，居然还有几分哲理。草草指着那株兰草对我说，“放进花盆，它就高贵；放在路边，它也能活得好好的”。我感觉她不是说兰草，是说自己。

草草是县朗诵协会汉服分会的会长，她的周围有上百个喜欢汉服的小姐姐，穿汉服，唱歌，跳古典舞，带着这些小姐姐去收集旧衣物，再捐给山区需要的孩子们。她利用做家政这个方便的条件，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就给客户拉家常，客户家不需要的床上用品、电视机、洗衣机、衣服，她都收集，堆满了一大间房子，随时准备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穷人。她到处寻找爱心人士，寻找需要帮助的孩子，她成为客户与需要资助的孩子们之间的一座桥梁。为这些孩子建立资料卡片，发给热心的网友，让他们自己来选择，想资助哪个入眼的孩子，都是靠缘分。

草草平时话特别少，但是，只要你谈到公益，她就可以给你说上三天三夜。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故事，她把把这些故事都详细地整理在她的资料卡片中，用这些资料去寻找能够帮助到孩子的有缘人。“我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，我不希望他们像我一样”。寻找有缘人，牵线搭桥，是草草生活的重点，也是她要去做公益的动力和生活的全部。

她有一个群，叫“草草书吧守护者”，群内全部都是贫困学生，大多数是父母出了意外的孩子，她负责帮各地的网友守护。这些孩子都躲在她的羽翼下，生活得十分充实。“我要多学习文字，文字真的可以帮到孩子们。”草草一脸真诚地看着我。为啥她要收留这些孩子，这是一个谜。开支的钱从哪里来的，这又是一个谜。只有小学文化的她，居然热心办书吧，这还是一个谜……五味杂陈，什么感觉都有，我说不出来。我不想给她贴上女强人的标签，一个未被城市同化的农村妇女，就像刚刚上市的红西红柿那样，鲜红的色彩惹人喜爱。草草说，短短一生，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罢了。“一根枝桠，举起一片蓝天。与风儿，叙旧和抒情，我与它相依多年。每到深夜，我和它都是，一只摇晃的狗，需要一缕月光的搀扶……”（草草《窗外的一棵树》）

当你看见一群穿汉服的小姐姐在乡村的田野上欢笑着奔跑，请你不要责怪她们，说不定就是草草和她的伙伴们正下乡陪伴孩子，送东西给他们才回来呢。

草草是个谜。我喜欢探索谜一样的事物，雾里看花的感觉真好。

远逝的汽笛

散文

刘宝库

久违了，悠扬的汽笛！

再次听见蒸汽机车汽笛，是在乐山犍为县一个叫作芭蕉沟的地方。全长19.8公里的芭石铁路，在山间蜿蜒起伏，轨距仅有762毫米，小火车头喷吐着烟气，牵引着数节堪称迷你型的小火车厢，竭尽全力奔驰其上，汽笛鸣响略显尖利，依然能感受到蒸汽机车带给人们心理上的那种震撼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“新中国第一路”成渝铁路建成通车，第一声汽笛在巴蜀大地上鸣响，掀起大西南铁路建设高潮第一波，川黔铁路、宝成铁路建设相继开工。那时铁路建设工地上施工所需材料，由小火车往复奔驰运送。由于轨道线路是在工期紧迫的背景下仓促建成，铁路建设完成后即被拆除，因而显得那样原始，简陋而粗犷。

一次，载满修建铁路所需材料的小火车行进在一处弯道上突然颠覆，锅炉炉膛里的炭火倾覆，在地面上燃烧，升腾起缕缕浓烟。司机和司炉挣扎着爬出驾驶室，身体烟熏火燎，惊魂未定地挥舞双臂大声呼救。周围民工很快赶来，手里拿着撬棍、抬杠之类的工具，插到倾覆的小火车头下，发一声喊，猛一发力，小火车头一下起复到钢轨上，犹如一匹战马在极度疲倦后，躺在地上打几个滚，站起来抖落掉身上的尘土草渣，又长嘶嘶鸣着奔向远方战场。

据说，芭蕉沟小火车是世界上唯一还在正常运营的客运窄轨蒸汽火车，号称“工业革命的活化石”，然而，化石是以稳定形态为人们描绘亿万年前亘古历史，但这列“工业革命的活化石”却要用自己的声音，讲述一段蒸汽机车拉动人类社会进步，驶入新中国建设辉煌的历史进程。

久违了，悠远的汽笛！

蒸汽机车时代，一个火热的时代，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。那时铁路上的孩子，背着书包到处疯玩，恣意挥洒宣泄过剩的精力，尽情释放孩童顽皮好动的天性，机车整备场是他们的乐园，铁路沿线是他们理想自由翱翔的王国。

男孩子爬上停放在那里的蒸汽机车，模仿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中刘洪队长的动作，单手叉腰，一手高高挥舞自己用木头削制的手枪，嘴里高唱“爬上飞快的火车，像骑上奔驰的骏马，车站和铁道线上，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……”

稚气的童音和着悠悠汽笛，是那样清亮纯净，在旷野中回荡，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水面，在人们心中荡起圈圈涟漪，许久才能平静。

久违了，穿越时空的汽笛！

一直颠簸震颤前行的小火车忽然停了，车上的工作人员对乘客大声说：“列车要在此处表演，请大家下车观看！”

这句话勾起乘客的兴趣，纷纷起身下车，跑到线路边的观景台，观看谁也没见过的火车表演。乘客下来后，列车缓缓后退，退出数百米开外停下，稍微喘息一下，拉响几声短促的汽笛，接着匀速驶来。这里是弯道，司炉猛往炉膛里添煤，烟筒里顿时冒出浓浓的白烟，动轮处又喷出浓浓的白色水蒸气，小火车犹如喷烟踏火的巨龙，势不可挡地奔腾呼啸前行，给人心理带来强烈的震撼。

这种感觉多少年不曾有了。

2005年12月29日，中国铁路最后一台前进型蒸汽机封存。司机驾驶这台机车驶向封存地点。一路上，机车行驶缓慢，步履沉重，像年迈的战马，一步三回头地不肯离开驰骋的疆场。步伐再慢，也有到达终点的时候。机车停稳后，司机拉响汽笛，凄厉而哀婉，像是与千里铁路诀别。

这是最后的绝唱！

司机久久坐在驾驶室里，眼角流出晶莹的泪珠。

永别了，老朋友！

也就是从这一刻起，世间不再有在轨道上喷吐浓烟大气威武雄壮奔驰的蒸汽机车，也不再震人心魄的汽笛。

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，没有掌声，没有鲜花，有的只是深深镌刻在人们脑海深处的点滴记忆。汽笛是什么？是催人奋进的号角，是英雄时代的战歌，一路吟唱，一路高昂，唤醒了沉睡的高山，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，唱出了今天的昌盛繁荣。

小火车汽笛在芭蕉沟莽莽苍苍群山间鸣响，穿越时空，从历史深处传来，在辽阔的蓝天回荡。

长者的写怀

唐毅

徐元俊先生的《七十写怀》编竣，嘱予作序，却之再三不能，只得命笔记我所知。可惜我知道的并不多，只能记一个大概。

徐元俊，1953年农历八月十七日出生于四川遂宁，家住小城东南角之积玉街，在此上学、下乡，而后从军，复员从政。先后担任县司法局副局长，区委书记，市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，市环保局局长，市政协党组成员、秘书长等职。作为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还兼任过市作协副主席。

因系家中次男，及长，熟悉徐先生的人多叫他二哥，人称“徐二哥”。知其性好高古，能文，能书，能吟诗作画，还会摆弄些乐器，比如笛、二胡、葫芦丝之类。其《七十写怀》为诗画合集，收录有诗词、书法、绘画等作品。

接过书稿，方知作者将年过七旬。古人云：“人到七十古来稀。”但徐先生似乎并不怎么见老，看上去还颇年轻。

徐先生致仕有年，含饴弄孙之余，仍未忘初心。他们那一代人，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文学情结，徐先生似乎更甚。

我读过一部中篇小说《刑事法官》，那是他在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兼刑事审判庭庭长任上所作。作品的男主人公是一位下乡青年出身的刑庭庭长，因为核查一桩死刑案回到曾经插队的农村，那里有他当年心仪的一位女性，故事围绕女主人公多舛的命运展开。

是时，法制文学比较能够吸引读者，徐先生为此下过不少工夫，写了若干篇什，发表状况也较为可观。只是我那个时候还未调遂宁工作，没有读到过他另外的类似作品。

才子毕竟是才子。他知道，那种迎合某类读者口味的写作，热那么一阵就会过去。真正可以陶冶性情或挥洒才情的，还是散文、诗歌，或者是书法与绘画。那是一片大海，汪洋恣肆，无边无际。

由是，我有幸在报刊上读到了他写的《德格印象》《船山，船山》等游记，引经据典，谈古论今，托山寄情，附水写意，读来兴趣盎然。

徐先生的诗也好，词也好，往往开门见山，直抒胸臆，时有佳句。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最爱自己作品的，是作者；最懂自己作品的，还是作者。那么，徐先生的作品就在这里，我便不一一列举了。

古人眷恋书斋，躬耕砚田，兴之所至，一纸手札，一帧山水，便得以世代绵延。可是到了今天，古代读书人习以为常的笔情墨趣，似乎只有不多的人尚有那种雅兴。也好在还有这不多的风雅之士，让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赓续不断。

徐先生的书法以汉隶见长，拙朴庄严，有金石之气。其嬉戏图深得白石翁韵味，浓淡枯湿，相得益彰，把一种小生物的自由自在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故而有朋友玩笑，又赠以“徐虾子”之誉。所作蟹趣图亦佳，常有墨菊相伴，题作“菊黄蟹肥”或“横行无忌”。之于后者，似乎也喻示着徐先生在其艺术场域向来不拘一格，甚至有些我行我素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我们今天才能够读到这样一部《七十写怀》，大可以视之为才子书，也可以当作是才子传。

据说，一个人从出生到17岁，无忧无虑，那是“神”一样的存在；中间是凡人，要经历磨难；到70岁就又变回“神”了，以后会快乐似神仙。我想，一位把自己活成了“神”一样的长者，他的写怀：可以写诗文，可以写书法，可以写花草、飞鸟、虫鱼……也可以写人生；怀者胸襟也，君子怀玉，怀德，怀山石、树木、河流……怀庙堂之高，怀江湖之远，怀兴趣与爱好，怀一切有为与不为。